

《幽闲鼓吹》作者、版本考述及条目校勘

郝婷婷[#]，梁仙缘[#]

(暨南大学，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幽闲鼓吹》是晚唐张固所著笔记小说集，历代目录书对其作者与内容记载存在争议，近年《张固墓志》的出土为厘清其生平提供了关键线索。现存版本多为明清丛书收录本，内容以中晚唐朝野轶事为主。历代记载对此书作者、内容涉及和条目数量均有分歧，经文献与墓志考证，今所见《幽闲鼓吹》作者为唐代张固；书中所记内容覆盖时期广泛，非仅目录书所记唐宣宗朝事；全书条目情况于宋代以后出现改动，因此导致目录书记载不一，明清时期的丛书收录也传承了不同的条目划分与条目数量。最后，综合梳理得出此书历代版本的源流情况与史料价值。

关键词：幽闲鼓吹；张固；晚唐；墓志

DOI: doi.org/10.70693/202607241664

张固《幽闲鼓吹》是晚唐重要的笔记小说集，历代目录书对其作者、内容记载存在分歧，对其进行版本整理和校勘尤为重要。前人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幽闲鼓吹》部分条目内容的考释。陆颖瑶在《〈幽闲鼓吹〉“李藩侍郎尝缀李贺歌诗”考》中考证认为，“李藩侍郎尝缀李贺诗”条中“李藩”应为“李潘”，二者并非同一人，辨明“李藩”事迹，纠正了《幽闲鼓吹》这条记载。^②另外，艾明在《〈幽闲鼓吹〉中“校(此夕)子”校》中，对“乔彝京兆府解试”条进行考订，认为该条中表示“好一些”含义的文本处原文应为“校些子”，且这一说法在当时口语中流行。^③

另一方面，传世文献对《幽闲鼓吹》作者张固的记载鲜少，近出《张固墓志》对于梳理张固的生平经历与《幽闲鼓吹》的创作背景提供了重要线索。孙晨晨在《〈幽闲鼓吹〉作者唐张固墓志考释》中运用墓志材料，侧重对张固的家世生平作了考证。^④高慎涛在《新出唐代小说家张固墓志考释》中侧重论述张固的小说世家背景，认为张固写作小说受到家族文学传统影响。^⑤

一、作者考辨与成书背景

《新唐书·艺文志》载：“张固《幽闲鼓吹》一卷。”《幽闲鼓吹》作者张固，生平材料留存甚少，两《唐书》中均无传记。另外，《全唐诗》收录张固《重阳宴东观山亭和从事卢顺之》及《独秀山》诗。^⑥自《崇文总目》始，历代目录书对其所撰《幽闲鼓吹》一卷多有记载。北宋《新唐书·艺文志》提及作者姓名：“张固《幽闲鼓吹》一卷”。自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始，目录书多记张固为“懿、僖间人”，近年来出土的《张固墓志》在记载其卒年信息时称张固“不幸遘疾，薨于亲仁里之私第。时大中十年（856）八月十八日也，享年六十

作者简介：郝婷婷(2003—)，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隋唐史、历史文献学；
梁仙缘(2000—)，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通讯作者：郝婷婷
[#]共同一作

^② 陆颖瑶：《〈幽闲鼓吹〉“李藩侍郎尝缀李贺歌诗”考》，《古典文学知识》2017年第3期，第146-150页。

^③ 艾明：《〈幽闲鼓吹〉中“校(此夕)子”校》，《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第66-67页。

^④ 《唐前桂管都防御观察处置等使正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桂州诸军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尚书刑部侍郎常山张公墓志》，现藏于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志文及相关论述参考孙晨晨《〈幽闲鼓吹〉作者唐张固墓志考释》，《墓志碑帖研究》2024年第5期，第106-107页。

^⑤ 高慎涛：《新出唐代小说家张固墓志考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5年第1期，第6-14页。

^⑥ 彭定求主编：《全唐诗：精华版》，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742页。

六。”由此可补其生卒信息为：生于德宗贞元七年（791），卒于大中十年，即唐宣宗末期。则其生活年代实际上早于《郡斋读书志》所推测的懿、僖间，此处志文可补其他留存史料关于张固生平记载所缺。明代以后的一些目录书则提供更多信息，记载《幽闲鼓吹》时称其作者为清河人。^①而据《张固墓志》所述，张固出自常山张氏。明代以前目录书多不提及张固籍贯，自明代以后的目录书开始提及其为清河人，应是与明嘉靖时顾元庆《顾氏文房小说》本《幽闲鼓吹》正文前记载其作者为“清河张固”有关。孙晨晨认为可能顾元庆刊刻《幽闲鼓吹》时，不知张固籍贯何处，遂冠以唐代张氏诸郡望中最有名的“清河张氏”，目录书这样的记载则应当是受到顾本的影响。^②

据其墓志内容，张固所属的常山张氏本是小说世家，张固撰《幽闲鼓吹》一方面也受到家族传统影响。^③张固父“工部侍郎、史馆修撰、赠太保，谥宪公，讳荐”。除此之外，张荐事迹还见于《旧唐书》卷一四九、《新唐书》卷一六一、《顺宗实录》卷三，另有碑刻材料《张荐墓志》一则。^④结合上述史料可见张荐工于文字，长于记述，同时不仅与颜真卿、陆士修、崔万等人广有交游，还曾在“大历中居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史馆修撰”，“自拾遗至侍郎，凡二十年，常兼史馆修撰”。^⑤这些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来源，促使他创作了不少作品，如《宰辅传略》、《灵怪集》、《同僚籍》、《寓居录》等，这些作品多散佚，仅《灵怪集》有今人辑文。^⑥

张固曾祖张鹭，著有笔记小说《朝野僉载》。《旧唐书》卷一四九、《新唐书》卷一六一附其事迹，述其“字文成，聪警绝伦，书无不览。”^⑦除《朝野僉载》外，张鹭还著有《游仙窟》、《朝野僉载》、《龙筋凤髓判》。对比《朝野僉载》与《幽闲鼓吹》二书内容，可以看出其叙述内容具有相似之处，但叙事风格略有不同。从描写对象上看，均侧重对朝臣轶事的叙述。但《朝野僉载》主要言及人之丑行恶事，且多讥刺之语，这也是张鹭一贯的语言风格，并终因此频遭贬谪，仕途多舛。^⑧《容斋续笔》评价曰：“《僉载》纪事，皆琐尾摘裂，且多媒语。”^⑨《幽闲鼓吹》的叙事风格受到馆臣中肯的评价，“固所记虽篇帙寥寥，而其事多关法戒，非造作虚辞、无裨考证者比。唐人小说之中，犹差为切实可据焉。”^⑩相比较而言，《幽闲鼓吹》语言短小精悍，内容上所述之事更近现实常理，故事情节侧重世人少知但奇特的文人至帝王轶事，人物表现也更为平实可信。

除张鹭外，张固伯父张著亦有撰述。《张固墓志》述“张固伯父张著，生平散见于史，撰《翰林盛事》一卷。”此书久佚，《崇文总目》卷四传记类著录：“《翰林盛事》一卷。”《郡斋读书志》职官类著录：“《翰林盛事》一卷。右唐张著撰，记唐朝儒臣美事，凡三十八。”《直斋书录解題》卷五载：“《翰林盛事》一卷。唐剡尉常山张著处晦撰。纪儒臣盛事，自武德中迄于天宝。首载张文成七登科者，即著之祖也。”^⑪据目录书记载，《翰林盛事》主要记载武德至天宝年间儒臣之事，而结合俞林波考证并从《太平广记》、《云仙杂记》等书中辑出的数则条目，^⑫与《幽闲鼓吹》内容进行比对，可知《翰林盛事》写作对象范围与叙事倾向同《幽闲鼓吹》亦有相似之处，凸显出常山张氏家族独特的笔记小说文学创作传统。

据《张固墓志》，张固“始以器乐词藻，取重于乡里间”，丁公著曾举荐张固授试太子正字。任期满后，张固“换协律，从萧相国之召于冯翊，去府就调，判入高等。又为不见知者褫之于中书，既而补伊阙尉。”张固凭借其文学才能，以试协律郎的身份入萧俛幕府，后补任伊阙县尉。此后又历入丁公著幕府，任观察支使、试评事、监察御史里行等职。文宗大和九年（835年），迁崔郾幕府，在署前任职。^⑬而据《杜审权墓志》，杜审权“大

①（明）高儒：《百川书志》载：“幽闲鼓吹一卷。唐清河张固。撰宣宗二十五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② 参见孙晨晨：《〈幽闲鼓吹〉作者唐张固墓志考释》，《墓志碑帖研究》2024年第5期，第104-114页。

③ 相关论述参见高慎涛：《新出唐代小说家张固墓志考释》，第6页。

④（唐）权德舆撰，郭广伟点校：《权德舆诗文集》卷二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37页。

⑤（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六一《张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3878页。

⑥ 权德舆撰，郭广伟点校：《权德舆诗文集》卷二二，第338-339页。

⑦（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四九《张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2734页。

⑧《旧唐书·张荐传》：“开元初，澄正风俗，鹭为御史李全交所纠，言鹭语多讥刺时，坐贬岭南。”（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四九，第2734页。

⑨（南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容斋续笔》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64页。

⑩（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85页。

⑪ 陈振孙撰，徐小蛮等点校：《直斋书录解題》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59页。

⑫ 参见俞林波：《唐代诗人张著〈翰林盛事〉辑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3期，第37-40页。

⑬ 孙晨晨：《〈幽闲鼓吹〉作者唐张固墓志考释》，第113页。

和五年(831)射策上第,授弘文馆校书。始从鄂州崔公尚书郎为观察推官。”^①可知张固与杜审权同在崔幕共事,此时已有交游之机。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任集贤殿修撰,其后数年累迁侍御史、司驾外郎、金部郎中。宣宗大中九年(855年),又任桂管观察使。可见张固不仅仕宦经历丰富,同时交游广泛。除与杜审权有交游外,根据《全唐诗》收录卢顺之《重阳东观席上赠侍郎张固》诗,联系前文提到的张固所作《重阳宴东观山亭和从事卢顺之》诗,^②可推知张固与卢顺之的交游关系。

现存《幽闲鼓吹》无作者序,不知是遗失还是本无序,因此要理解作者写此书之出发点或意图,需要通过书名、内容并结合作者经历来推测。“鼓吹”是一种军乐,“幽闲”一方面指书中所记载事件多为朝臣佚事,另一方面也暗含写书人的状态。据《张固墓志》,张固卒于大中十年,而《幽闲鼓吹》中叙述的宣宗朝的多数事件均发生于张固晚年时期,可推知张固应于晚年写成此书。张固应是在致仕之后,整合此前在史馆、各处幕府任职时收集的史料,加之多年来与杜审权、卢顺之等人的交游听闻,才能细致地描写诸多朝野之事,使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同时,目录书多记载张固为懿、僖间人,应主要是根据书中所载宣宗朝内容而得出的判断,但忽略的一个因素是后人整理时的改动。根据《张固墓志》所记载的生卒时间,书中所记宣宗的最后一条内容所反映的事件发生时间晚于张固卒年,而张固不可能写出身后之事,由此可以判断《幽闲鼓吹》在张固完成之后,经后人整理时有改动,增添了新的条目。^③

《顾氏文房小说》版《幽闲鼓吹》顾元庆跋提到:“余尝阅唐诗鼓吹,读姚文公序,文谓宋高宗退居德寿宫,尝纂唐宋遗事为《幽闲鼓吹》。愚谓姚公不知固有是书而谓纂于高宗耶?抑高宗之所纂别有其书耶?亦不可得而深考也。”^④姚文公,即姚燧,《元史》有传。著有《牧庵文集》,已散佚。清人辑有《牧庵集》。^⑤据姚燧《唐诗鼓吹注》序云:“鼓吹,军乐也。取以名书,则由高宗退居德寿,尝纂唐宋遗事为《幽闲鼓吹》。”^⑥其说法如顾氏所言,即认为宋高宗曾撰写一本记载“唐宋遗事”的《幽闲鼓吹》。此作者之争的可能缘由有二:第一种缘由,这两本《幽闲鼓吹》是同一本著作,而在此前之目录书有载的情况下,姚燧理应知道张固有这本著作,因此可能为姚燧在记述中有误。第二种缘由,宋高宗确实存在同名著作,但未见著录,可能因为此书仅见于内廷高层群体,其他人难以得见。也可能所谓“宋高宗纂《幽闲鼓吹》”,起于宋高宗读张固《幽闲鼓吹》而后有所感,因此作《幽闲鼓吹》相关笔记手稿,而非自作《幽闲鼓吹》一书。

除此目录书中提到外,其他文献中也存有对于宋高宗纂《幽闲鼓吹》的记载。如《唐诗品汇》载:“幽闲鼓吹。宋高宗纂唐宋遗事。唐艺文志作张固撰。”^⑦《山堂肆考》云:“幽闲鼓吹。宋高宗纂唐宋遗事,名幽闲鼓吹。唐艺文志作张固撰。”^⑧两本书的出现时间皆晚于明《顾氏文房小说》刊印时间,因此这番记载也应是受到顾元庆跋中提及的《唐诗鼓吹》姚燧序记述之影响。

同时,按姚燧所云,宋高宗本《幽闲鼓吹》也当包含宋朝遗事,而现存《幽闲鼓吹》只见唐遗事。则综上,可以判断现存《幽闲鼓吹》作者应为唐代张固。

二、版本情况

原唐本《幽闲鼓吹》已佚,现存《幽闲鼓吹》一卷均以被丛书收录的形式留存下来。《中国丛书综录》中所收录的现存版本有《续百川学海》本、《顾氏文房小说》本、《历代小史》本、《宝颜堂秘笈》本、《说郛》本、《五朝小说》本、《四库全书》本、《唐人说荟》本、《唐代丛书初集》本、《学海类编》本、《古今说部丛书》

^① 郑蟠:《唐故忠武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兼太子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赠太尉京兆杜府君墓志铭》,该墓志参考秦金聚:《晚唐宰相杜审权夫妻墓志考释》,《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② (清)彭定求主编,陈书良,周柳燕选编:《全唐诗:精华版》,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742页。

^③ 张固《幽闲鼓吹》,罗宁点校:《大唐传载(外三种)》:“宣宗坐朝,次对官趋至,必待气息平均,然后问事。令狐相进李远为杭州,宣宗曰:比闻李远诗云:‘长日唯销一局棋。’岂可以临郡哉?”对曰:“诗人之言,不足有实也。”仍荐远廉察可任,乃俞之。”(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64页。)参考孙晨晨:《〈幽闲鼓吹〉作者唐张固墓志考释》,第104-114页。

^④ (明)顾元庆:《顾氏文房小说·幽闲鼓吹》顾元庆跋,国立公文书馆藏一卷本,第12册第10-11页。

^⑤ (明)宋濂等:《元史》卷一七四《姚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057-4060页。

^⑥ (元)姚燧:《牧庵集》卷三《序十四首·唐诗鼓吹注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页。

^⑦ (明)高棅辑:《唐诗品汇》序《引用诸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第16页。

^⑧ (明)彭大翼辑:《山堂肆考》角集卷二十七《文学》,北京:北京出版社,明万历二十三年刻四十七年张幼学重修本《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影印本,第278页。

本、《说库》本、《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历代小史》本、《旧小说》本等。^①现将所见现存《幽闲鼓吹》版本情况梳理如下。

（一）《说郛》及其衍生系统

本系统包含三个子系列，均源自陶宗仪《说郛》或其版片。

1.《说郛》本体传承系列

(1) 清顺治三年（1646）宛委山堂重刊本。元末陶宗仪辑。是编凡一百二十卷，收书一千二百余种。半页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上白鱼尾，版心标卷数。

(2) 民国间涵芬楼本。民国间，海宁张宗祥据京师图书馆所藏六种明抄本重加校订的涵芬楼本。

(3) 1988年《说郛三种》本。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合刊的《说郛三种》本，乃目前最完备的本子。

2.《续百川学海》支系

《续百川学海》本。明吴永编，仿宋左圭《百川学海》体例，按天干分十集，《幽闲鼓吹》收“丙集”。丛书凡一百十种，明末刻本。半页九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单白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上端刻篇目名称。以明本《说郛》刻版纂辑而成，与清顺治宛委山堂本《说郛》及《说郛续》存在明显差异。现有2014年中国书店出版社据明钞本整理本、2015年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

3.《五朝小说》支系

《五朝小说大观》，明代文言小说集，辑录者为署名为“桃源居士”的佚名人士。清代据《说郛》《续说郛》重编为《五朝小说》。半页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上白鱼尾。《幽闲鼓吹》收录于《五朝小说·唐人百家小说·记载家》，未标卷数，文末附顾元庆跋。通过校勘，其失于考查、疏漏之处，从顾元庆跋部分之刊印情况可以看出，如文末“春三月”中的“月”误刊作“用”。

（二）《历代小史》系统（明万历-1937）

1.明万历《历代小史》本

明李栻辑。明万历李栻刻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六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版框高约20.7厘米、宽约13.2厘米。《历代小史》一百五卷，《幽闲鼓吹》收录于卷之二十三，为删节本，仅保留原本16条内容。

2.民国《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本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半页十一行二十六字，白口，四周双边，上黑鱼尾。历代小史本《幽闲鼓吹》收录于《景印元明善本丛书》中，保留原有版式。

（三）《宝颜堂秘籍》系统（明万历中-1922）

1.明万历中绣水沈氏尚白斋刻本

明万历年间嘉兴沈德先、沈孚先兄弟主持刊刻，托名陈继儒辑。《宝颜堂秘笈》六集合计收书234种473卷，《幽闲鼓吹》收录于正集《陈眉公先生订尚白斋秘笈》。半页十六行，行三十六字，白口，四周双边，上黑鱼尾。明万历绣水沈氏尚白斋刻本为丛书祖本；乾隆间因禁书令版被毁。

2.民国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

民国十一年上海文明书局据明万历绣水沈氏尚白斋刻本石印，凡48册。清华大学藏。所收《幽闲鼓吹》卷首题“陈眉公订正幽闲鼓吹”，未标卷数，下附撰、订、校者姓名及对应时间。

（四）其他版本

1.明代《顾氏文房小说》本

又名《阳山顾氏文房》，四十种四十七卷，明顾元庆所编明代文言小说丛书。半页十行十八字，黑口，左右双边。其版刻经年，前为正德十二年（1517），后为嘉靖十一年（1532）。以宋本翻刻者，或记夷白斋，或记十友斋，凡11种。《顾氏文房小说》本作为宋本翻刻，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顾本保留了《幽闲鼓吹》未被拆分前的原

^①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38页。

始条数, 后世《宝颜堂秘笈》本、《说郛》本、《唐人说荟》本等 26 条之系统, 实际上都是在顾本 25 条基础上的进一步演变。

2. 清康熙间《学海类编》本

旧题清曹溶辑、陶越增订。《学海类编》广收唐宋至清初人著述 430 余种 800 余卷, 按经翼、史参、子类、集余四部分类。《幽闲鼓吹》为所收子目之一。该书初以抄本流传, 清道光十一年 (1831) 六安晁氏木活字排印; 民国九年 (1920) 上海涵芬楼据以景印; 1994 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缩拼景印; 2007 年江苏广陵书社出《学海类编》全十册。半页九行二十一字, 白口, 左右双边, 上白鱼尾。台湾图书馆藏。

3. 清乾隆《四库全书》本

清乾隆时期编修。《四库全书》收《幽闲鼓吹》于子部小说家类,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有提要。底本系据陶珽重编《说郛》本录入。半页九行二十一字, 白口, 四周双边, 上黑鱼尾。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 顾元庆跋称 25 篇, 与晁公武《读书志》合; 四库本检为 26 篇, 盖误断元载及其子一条为二; 并评价其“唐人小说之中, 犹差为切实可据焉”。^①现存可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渊阁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阁本等。

4. 清道光《唐人说荟》本、《唐代丛书》本

清陈世熙 (山阴莲塘居士) 辑, 一题王文诰编。陈世熙于乾隆五十七年 (1792) 在明代桃源居士 144 种辑本基础上, 择采《太平广记》《说郛》等书增补, 以《唐人说荟》为名刊行挹秀轩本; 乾隆五十八年 (1793) 编成《唐代丛书》。全书六集, 收唐人小说 164 种, 《幽闲鼓吹》收录于初集。

清道光二十三年 (1843) 弁山楼刻本, 半页九行二十一字, 白口, 四周双边, 上黑鱼尾, 共 36 册; 天津图书馆藏。《唐人说荟》编纂质量不佳, 存在删节、乱分篇目、乱改文句、妄题撰人、妄造书名等问题, 故《唐人说荟》本《幽闲鼓吹》的校勘价值有限, 仅可作旁证, 不宜作底本。

三、条目校勘

此次整理选取现存较早且刊刻精良的明嘉靖间顾元庆所刻《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底本, 对勘其他各版本, 发现内容上基本一致, 主要差异在于部分条目的划分方式, 造成不同版本条目数有异。历代目录书记述也颇有意于此点, 《四库全书》云: “是书末有明顾元庆跋, 称共二十五篇, 与晁公武《读书志》所言合。今检此本乃二十六篇, 盖误断元载及其子一条为二耳。”^②又《郑堂读书记》云: “晁氏称固纪唐史遗事二十五篇, 后有明顾元庆跋, 亦同。然‘李师古子孟阳’一条, 起首无‘李师古’三字, 自当并‘李师古跋扈’一条为一, 传本误离而二之, 晁氏、顾氏皆不道, 就其本数之耳。”二者皆认为造成条数不同的原因是传本划分方式有误, 但二者所质疑的条目则不同, 分别为“元载及其子”条、“李师古子孟阳”条。

着重对勘不同版本的这几条内容, 最合理的划分方式是划分为二十六条。

其中, “元载”条和“元载子伯和”条均为表现元载为宰相时权利之重, 分别从其本人事迹和其子事迹两个方面来阐述, 因此合为一条有理。但二者落脚点又不同, 高慎涛认为前者倾向于强调元载作为宰相的权势, 而后者则侧重述元载之子元伯和对于音乐的欣赏, 因此合为一条又有些牵强。^③此次校读亦支持该说法, 此处更应该分为两条。

而所谓“李师古子孟阳”条, 则应是《郑堂读书记》作者周中孚对于“李师古”条和“潘炎子潘孟阳”条这两条的误读。此处错误的原因应是在刊刻时, “李师古”条字数刚好够至底格, 使得夹在二者之间的“潘炎侍郎”条在传刻时, 被误合于其上一条“李师古”条。周中孚阅览时只注意到顶格以示段落划分的“孟阳”条, 于是误以为孟阳为李师古子。《旧唐书》记载: “潘孟阳, 侍郎炎之子, 以荫进, 登博学鸿词。母, 刘晏女也。公卿多父友及外祖宾从, 故得荐用。”^④可见孟阳为潘炎之子, 应为潘孟阳, 而非李孟阳。再结合“潘炎侍郎”条与“孟阳”条内容, 发现二者主旨皆在于表现潘炎之妻刘夫人的智慧与识人之才, 因此当合并为一条。

又顾本“潘炎侍郎”条: “潘炎侍郎。德宗时为翰林学士, 恩渥极其异。妻刘晏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 累

^① (清) 纪昀等: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 第 1185 页。

^② (清) 纪昀等: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 第 1185 页。

^③ 高慎涛: 《新出唐代小说家张固墓志考释》,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25 年第 1 期, 第 12 页。

^④ (后晋) 刘昫等: 《旧唐书》卷一六二《潘孟阳传》, 第 4239 页。

日不得见。乃遗阍者三百缗。夫人知之，谓潘曰：‘岂为人臣，而京尹愿一谒见，遗奴三百缗。其危可知也。’遽劝潘公避位。”“孟阳”条：“子孟阳初为户部侍郎，夫人忧惕，谓曰：‘以尔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惧祸必之至也。’户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试会尔同列，吾观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帘视之。既罢会，喜曰：‘皆尔侔也，不足忧矣。’问：‘末座惨绿少年何人也？’曰：‘补阙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①

综上，元载及其子一条不必合为一条，而“潘炎及其子”条应合为一条，合并为“潘炎妻刘夫人”条。由此划分得全书条目为二十六条。且由上述条目信息校勘，结合历代目录书所见与今所见版本情况，可得《幽闲鼓吹》版本流传情况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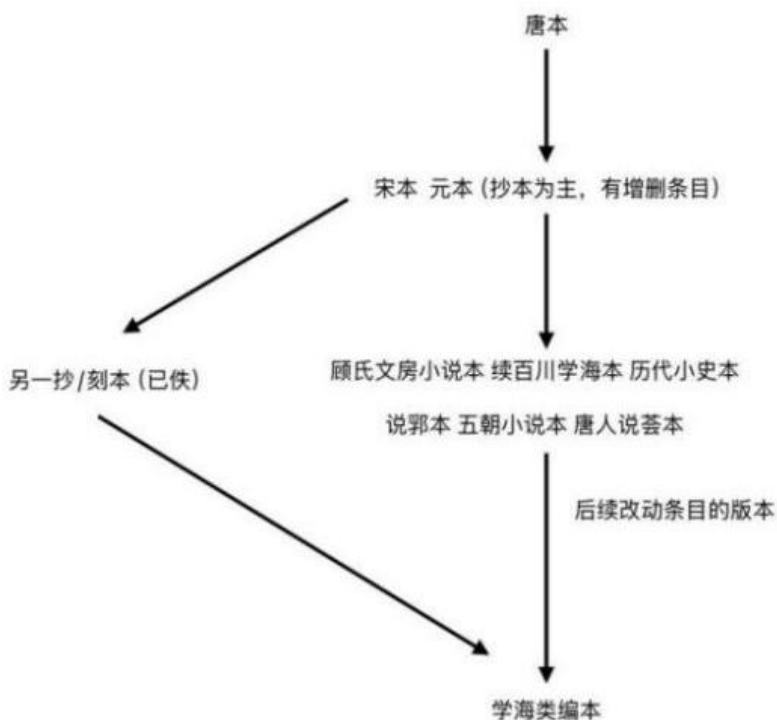


图1 《幽闲鼓吹》版本源流情况

四、结语

《幽闲鼓吹》的个案是晚唐笔记小说流传史的一个缩影。《幽闲鼓吹》作为唐代笔记小说的代表之作，虽篇幅短小，却生动展现了中晚唐时期宫廷政治、文人交往与社会风貌。通过新出《张固墓志》与文献比对，让我们得以窥见作者张固其人，更揭示出唐代常山张氏家族一脉相承的文学传统。从张鷟的诙谐批判到张固的平实纪事，风格虽异，却均以细节折射时代真相。书中虽部分内容可能经后人增改，但整体仍具“切实可据”的特点，为研究晚唐历史提供了独特视角。此外，历代目录书对《幽闲鼓吹》的著录差异与其版本变迁，亦反映出此书在传播过程中的接受情况与重构方向，体现了古籍在流传过程中被不断阐释与建构的过程。今日所见的古籍，既是历史的遗存，也是历史过程本身的结果。拨开历史的层累，并还原文献更为贴近历史本真的面貌，这一工作，不仅是对一部小说集的作者、内容与版本的考证与源流理清，更是对中晚唐社会文化记忆形成过程的一次细致探寻。

^① (唐) 张固：《幽闲鼓吹》，《顾氏文房小说》本，第2328页。

参考文献:

- [1]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734.
- [2]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185.
- [3] 高慎涛.新出唐代小说家张固墓志考释[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5(1):6-14.
- [4] 孙晨晨.《幽闲鼓吹》作者唐张固墓志考释[J].墓志碑帖研究,2024(5):104-114.
- [5] (南宋)陈振孙,撰;徐小蛮,等,点校.直斋书录解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59.
- [6] (唐)张固,撰.幽闲鼓吹[M]//罗宁,点校.大唐传載(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19:64.
- [7] (明)高棅,辑.唐诗品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影印本:16.
- [8] (明)顾元庆,撰.顾氏文房小说[M]// (明)顾元庆,辑.顾氏文房小说.国立公文书馆藏一卷本,第12册:10-11.
- [9] (唐)权德輿,撰;郭广伟,点校.权德輿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37.
- [10] (南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容斋续笔[M].北京:中华书局,2006:364.
- [11] (元)姚燧,撰.牧庵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31.
- [12] (明)彭大翼,辑.山堂肆考[M]//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278.

A Study on the Textual History and Collation of Youxian Guchui

Hao Tingting, Liang Xianyuan

(Jinan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Youxian Guchui, a collection of anecdotal notes compiled by Zhang Gu of the late Tang dynasty, has long been beset by conflicting records in successive bibliographies regarding its authorship and content. The recent excavation of Zhang Gu's tomb epitaph provides crucial clues for reconstructing his biography. Extant editions are predominantly preserved in Ming and Qing collectanea, with their contents mainly comprising anecdotes from the court and countryside of the mid- to late Tang. Historical accounts diverge on the book's author, its thematic scope, and the number of entries. Through combined textual and epigraphic research, it is confirmed that the author of the extant Youxian Guchui is Zhang Gu of the Tang. The recorded subject matter covers a broad chronological span, not confined solely to the reign of Emperor Xuanzong of Tang as earlier bibliographies assert. The book's entries underwent alterations after the Song dynasty, which caused inconsistencies in catalogue descriptions; correspondingly, the Ming – Qing collectanea perpetuated divergent schemes of entry division and tallies. Finally, a comprehensive review delineates the diachronic textual transmission of this work and evaluates its value as historical source material.

Keywords: Youxian Guchui; Zhang Gu; Late Tang; Tomb epitaph